



爱
无
比
荒
凉

江国香织

爱 无 比 荒 凉

(日)江国香织 著
李洁 赵峻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无比荒凉 / [日] 江国香织著; 李洁, 赵峻译.
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5.7
ISBN 978-7-5442-7817-1

I. ①爱… II. ①江…②李…③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
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7789 号

爱无比荒凉

[日] 江国香织 著

李洁 赵峻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陈文娟 褚方叶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0.5
字 数 260 千
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7817-1
定 价 39.00 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录 / 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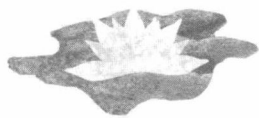
甜蜜小谎言 1

爱无比荒凉 97

即使某天从记忆中遗失 251

甜蜜小谎言

李洁译



茄碱

还在学校读书时，自己根本不擅长生活课。岩本琉璃子一边喝着加了橘皮的红茶一边想，反正特别讨厌那位老师。琉璃子对人的喜恶很分明。然而在绝非所长的生活课上学到的东西，却有一样忘不掉。

那就是茄碱。

老师说，土豆的芽有毒，毒的名字叫作茄碱。

那得需要多少土豆芽呢？琉璃子咬了一口曲奇，思考着，瞥了一眼放在厨房角落里的纸箱。每年都从丈夫的老家带广寄来土豆。夫妇俩又焯又烤，又炸又煮又是弄碎，还做意大利土豆丸和土豆饼吃，却怎么也吃不完。还剩二十多个坑坑洼洼的小土豆，其中有几个快生芽了。

“琉璃子你竟然生活课不好，真意外。”藤井登美子双手捧着茶杯，侧了侧头说道，“嗯，绝对意外。”

“哦。”琉璃子浅浅地笑了一下，表情又变得迷离，她在想发芽的土豆。

也许红烧不错，用糖和酱油熬到收汁就好。丈夫一向回家吃晚饭，而且琉璃子端上来的东西，他什么都吃。

“那我先告辞了。”登美子站起身，穿上大衣，“拍摄是十九号。一点钟我和摄影师一起来，别忘了啊。”

“忘不了。”琉璃子保证道，又问，“你拿点曲奇走？”

“好开心！可以吗？”

琉璃子是泰迪熊艺术家。她从学生时代开始制作小熊，原本只是爱好，然而喜爱之情日渐强烈，所以去英国游学了一年，回国后受人之托把小熊借给别人拍贺卡封面和宣传照用，从此渐渐声名远扬。后来还举办了小型展览会，想要琉璃子做的小熊的人多到叫人吃惊。她都是接到订单后再做，可现在雇了三个助手仍然供不应求。在登美子的杂志上制作特集也提升了人气，从去年起，又在表参道的时尚大厦地下设立了专柜。琉璃子还作为红茶和点心的研究家（当然，她并不觉得那是在研究）出现在杂志上，渐渐广为人知。

那样会变成强迫对方和自己殉情吧。

琉璃子送走登美子后，锁上门回到客厅，又思索起来。假如两个人恩爱地吃着那道红烧土豆，恩爱地死去，那就是强迫对方与自己一起殉情吧。

暖气弄得空气干燥浑浊。琉璃子往脖子上围了围巾，打开窗。十二月的天空是淡淡的蓝，将到日暮时分，冷风摇曳着阳台上的盆栽香草的叶子。正下方的行道树已经落光了树叶，枝条分明而萧瑟。

围巾是丈夫的，是手感很好的灰色羊驼绒，一端缝着带刺绣的阿玛尼商标。琉璃子把有些长的围巾缠了好几圈，将餐具送到厨房清洗。离剩下的土豆全部发芽，还需要多久呢？

岩本聪从十几岁起就渴望早婚，想尽早稳定下来。

他二十五岁那年结的婚，那是三年前，在同伴里属于早婚一族。也有朋友说，你要想好啊，但聪从来没后悔过结婚。

只是，聪在拥挤的地铁上摇晃着想，只是有时会被她的激情打败。妻子的激情极其内敛。比如这三年间聪一次都没花心过，也不记得做过让人生疑的事。妻子却屡屡宣称，你要是花心的话，我会当场

刺死你。电车漆黑的玻璃门上，映出聪白皙的娃娃脸。

聪和琉璃子是在飞机上认识的。聪趁学生时代最后的假期去欧洲旅行，回来的班机上他们座位相邻。聪先开口搭讪，最后强行问出了琉璃子的联系方式，因为她十分符合自己的喜好。

琉璃子比聪大两岁，今年三十，看起来还要略微年长一些。聪曾经跟朋友说，她是一个不再天真、学会了深思熟虑的女人。总之，他为她成熟的态度着迷。而且她缺少聪感到棘手的“女人味”，这也很好。琉璃子身上没有脂粉气，总穿牛仔裤加运动鞋，口吻和举止都不带撒娇，却也不会老气横秋地说话。聪觉得她是个温润如水的女人。

从聪地处日本桥的公司到位于三轩茶屋的公寓要花五十分钟。换乘的三辆电车全是在地下跑的，其中两辆贯通运行，所以实质上是换乘两辆。在车上，聪基本都用随身听音乐。

丈夫七点半回家，琉璃子一边熨衣服一边看了下表。要加班时，他会打电话，琉璃子常觉得加班少是外企的优点。

晚饭已经在厨房准备好了，餐具都摆到了桌上，全是聪爱吃的食物。聪本来就挑食，让他吃得营养均衡成了琉璃子私下的乐趣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

开门声传来，琉璃子跑到门口。

“你回来啦。”

归来的丈夫一身户外空气的味道。虽然不吸烟，他身上却散发着淡淡的烟草味。琉璃子把手背在身后，抽动着鼻子。

“今天登美子来了。”

一如既往，琉璃子开始汇报这一天发生的事。

“她十九号还来，说要拍摄春日餐桌的照片，定下来要做草莓点心。”

聪嗯嗯地应着，去了卧室，脱下西装换上牛仔裤。

“我上午做了这个。”

琉璃子递过来直径大概七厘米的小熊脑袋。眼睛、鼻子和嘴都有，但还没有耳朵，脖子位置上伸出银色的芯棒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聪心里感觉荒谬，却不露声色地问道。

“罗伯特。”琉璃子晃着手，让那颗头在手上滚来滚去，回答道，“是蒂姆的哥哥，娜娜的表哥。跟蒂姆很像吧？是用同一种布料做的。”

聪到盥洗间洗手和漱口的时候，琉璃子也站在一旁继续说着。回家后的十分钟内，聪经常将妻子的这一天，甚至午饭的菜单都了如指掌。

当然，琉璃子不会对聪的一天刨根问底。非但如此，她还说：“我只是想让你听才说的，我们都没有义务把这些说出来。”

然而，这话中的尖刺或者说压力让聪胆怯。早晨七点半出门去公司，一整天都是内勤，六点半离开公司，七点半到家，一天如此单调，却感觉也必须说点什么。反正没什么好隐瞒的，所以聪会说“公司卫生间的门合页松了，有点斜，关不好”，或者是“公司的咖啡为什么那么难喝呢”，再比如“没睡饱，一整天都发困”。

琉璃子无论什么事都认真倾听，温顺地点头。

吃过晚饭后，聪基本是在自己房间里敲电脑，也发邮件、上网，不过主要是打游戏。最近他热衷经营足球队和便利店的游戏。两室两厅的公寓，客厅几乎成了琉璃子的工作间，两个六叠大小的房间一间充当卧室，另一间聪在用。

“为什么要锁门？”

刚结婚时，聪曾被琉璃子质问过，但锁上房门是他从小的习惯，现在也没改。

“冲了茶，您要喝吗？”琉璃子往聪的手机上打来电话。

“啊，我喝。”

他们比较频繁地使用尊称，结婚三年了依然如故，因此常被妹妹文嘲笑：“哥哥嫂子好奇怪——”

文和聪相差八岁，现在在聪毕业的大学读三年级。

“嫂子很怪。”文常这么说，“不过我哥也怪，所以你们两个同样奇怪的人也许很般配——”

让文说的话，聪“有沟通障碍”、“没意识到自己死气沉沉”。

“缺少什——么东西吧——”文说。（琉璃子说，文说话拉长词尾很像《亚马尻一家》中的五卫门。）

聪和文没在一起长大。他们并非同父异母，但父母长期分居。他们一家都是北海道人，父亲一直独自在东京工作。聪三岁起随父亲到东京生活，五年后出生的妹妹跟母亲在北海道长大。在聪的眼中，父母并没有不和睦的地方，而且他从幼儿园起读的就是国际学校，所以没感觉与周围的人家庭环境不同有什么异样。

有人敲门，打开一看，琉璃子端着煎茶站在那儿，茶托上摆着荞麦饼干。

那种游戏，究竟什么地方有趣呢？

琉璃子在客厅边往录像机里放带子边想。结婚后这三年，聪一吃完晚饭就回自己房间，锁上门，埋头于奇怪的游戏。

那期间，琉璃子或工作，或用录像带看电影。除了新作展览前等特殊时期外，她基本上都是白天工作，所以像今天这样晚上看录像带的时候居多。以前就喜欢电影，单身时每个月都去看四五部。而最近主要看录像带，用录像带看，想看多少遍就看多少遍，琉璃子喜欢这一点。

话虽如此，在这样狭小的公寓里却不碰面，而且已经快两年没有肌肤之亲了，丈夫对这些究竟是怎么想的呢？琉璃子在墙边堆起靠垫，盖着膝盖毯坐下，手拿遥控器想着。

不想要孩子。对琉璃子来说，“两个人”这个数字才是最重要的，如同《禁忌的游戏》中的麦克和保莱，她只想和聪互相依偎着活下去。

朋友这东西被大家评价过高——这还是和聪交往之初，两人因意见相投聊得热烈的话题之一。不是炫耀，琉璃子朋友很少，高中时交了一个能称为密友的人，但上大学时和一个同学都没混熟，就退学去留学了。工作后认识的人中，能称为朋友的就藤井登美子一个。高中时代的密友和藤井登美子，再加上在英国认识一年的室友安娜贝拉，这三个人就是琉璃子全部的朋友。

“哎？才三个人啊。不过我也是。”当时聪说，“或许更糟。”

在新宿一座摩天大楼内的意大利餐厅，聪如此说着，注视着红酒杯。广口杯中的红酒因为聪转动杯子的动作画着圈，映在餐桌上，闪耀着深沉的酒红色。

“我学生时代一直是滑雪部的，”聪凝视着红酒，继续说道，“喝酒和联欢去的差不多够数了，所以也认识了些人，但不知道有没有能称为朋友的。”

“孤单吗？”

琉璃子一问，聪笑了，回答“不”，又补充说：“我甚至觉得现在这家公司的好处，就是不像普通的日本企业那样要参加无聊的交际。”

琉璃子当时还是第一次感觉聪不错。所以，之后文对初次见面的琉璃子说：“要是我的话，绝对讨厌像老哥那种没朋友的家伙。是叫让男人都迷恋的男人吗？必须是那种人——”琉璃子才会袒护聪：“我觉得你这种观点有失偏颇。”

“假如不能两个人厮守着活下去的话……”

琉璃子打开遥控器，喃喃自语。孩子和朋友都不需要，但我不喜欢在各自的房间同录像带和游戏为伴。就算是笼子里的两只大猩猩，也能分享性的快乐。

“如果连两只大猩猩都做不成的话，那还是用茄碱吧。”

新年悄然而至。元旦的东京天气很好，琉璃子七点起床工作。

三月计划举办一个小型展览会，主题是《风与绿，田园的小熊们》，题目是登美子想的。登美子是琉璃子的泰迪熊最早的一批粉丝。她说：“我喜欢它们表情毅然，不谄媚。”还说，“琉璃子的小熊很像琉璃子。”

岁末，琉璃子和聪像往年一样去伊豆的温泉住了一晚。那里是聪父亲公司的疗养地，每年都寄折扣券来。今年是二十九日傍晚抵达，三十日中午前离开。琉璃子泡了三次温泉，聪泡了两次，剩下的时间一直待在房间里。聪把电脑游戏带到了旅馆，几乎玩了个通宵，说一直断货的游戏软件刚买到。琉璃子在旁边看书。如果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，那即便做不同的事也非常惬意。琉璃子摊开泡温泉泡得热热的腿这样想。因为想看的时候就能看到对方的脸，想触摸的时候就能触摸到对方的身体。

琉璃子正拿着小棒往小熊腿里塞棉花，聪起床进了客厅。

“早！”他环顾着琉璃子周围散乱的棉花、纸样、锥子、剪刀，还有尖嘴钳，说，“你在干活啊。”

“早。”琉璃子莞尔一笑，先说了一声，然后在地板上端正地跪好恭贺新年，“新年快乐，今年也请您多多关照。”聪也同样做了。

“咖啡可以吗？”

琉璃子站起身，又莞尔一笑，去厨房一如平日地做起了早饭。

“有个人说无论如何都想要琉璃子小姐的小熊。”

登美子打来这通电话时，一月都已经过半了。

“说是想要十二月那期圣诞蛋糕后面拍到的奶油色小熊。”

“奶油色？”

那是娜娜。娜娜专门用于展览会或摄影，不出售。

“不行呀。”

琉璃子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冷淡些。出让娜娜并没有问题，但有过一次破例，类似的事就会没完没了。

“我也是这么说的，但那人无论如何都希望直接问一下作者。”

琉璃子拿着听筒，耸了耸肩。

“告诉他表参道的店址吧，那里有感觉相似的。”

她透过玻璃窗看着窗外的夜色。马路对面就是房东家，院子里盛开着白色的山茶花。

“好吧。”登美子说，“就这么办。”

像这样想要某只小熊的人并不罕见。琉璃子一直以来也是这样和若干只小熊相遇，强人所难地请人家让给自己。

“跟他道个歉。”琉璃子补充完，挂了电话。用于销售的小熊都由员工做，但摄影用的原型是琉璃子亲自做，实在无法应付单个的订单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

门口传来声音，看了下表，七点半了。

“你回来啦。”琉璃子快步来到走廊，“很冷吧？饭前喝点甜酒？”

“今早做的灰色小熊，你说脚太大了，但好像刚刚好。”

“白天呢，来了个卖花的小贩，说是从茨城来的。我买了一盆，漂亮吧？据说叫南天竹，过段时间叶子就红了。谁知道会怎么样呢。”

厨房里，晚饭已经准备好了。

爱情

聪感觉在这个家里，自己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卧室。那统一漆成白色和蓝色的六叠大的房间，单是双人床加松木的抽屉柜就够憋屈了，然而抽屉柜上还有十五只小熊。当然，每一只都有名字。

聪翻了个身。今天是周六，窗帘的缝隙间射进细细的阳光，枕边的表指向八点半。咖啡的香气飘来，琉璃子起得很早。

奶油色的睡衣是妻子亲手缝制的，轻薄的法兰绒质地，穿着既暖和又舒服。不过款式很恼人，因为没有裤子，长度恰好能盖住膝盖，

是叫它直筒型呢，还是连衣裙式呢？妻子曾在英国生活过，她说英国男人有时也穿这种衣服，聪却不信。睡衣还带配套的帽子，不过聪没戴着睡过，那样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。像个傻瓜，或者像狄更斯小说中的主人公，像琉璃子的一只小熊。

“你起来了？”伴着明朗的声音，琉璃子走进房间。她拉开窗帘，站在床边注视着聪的面庞，“鸡蛋怎么做？”

虽然老早就醒了，但聪不知何故装作刚刚才睁眼。

“天很好啊。”声音中有一点呻吟，他似乎仍然很困。

“天气完全是春天了呀。你看见小区院子里的连翘了吗？聪，你去公司走哪条道？”展览大获成功，最近琉璃子心情不错。

“怎么了？还不起来吗？”妻子疑惑地问道。不，起来，聪一边回答一边想，要问问题的话，能不能在别人回答前别再问下一个。那样会错过回答的时机，比如已经没法回答鸡蛋怎么做的了。

“今天你要出门吧？”琉璃子摆着抽屉柜上的小熊，问道。

“傍晚出去。”聪边换衣服边回答。大学时代滑雪部的校友要聚会，他们大概半年聚一次。聪有段时间没出席了，这次决定勉为其难去参加。因为大概一个月前，他们打来了电话。那三个人是用公用电话打来的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

三个人中还有三浦志穗。

“岩本先生您这次也不来吗？”

“这次是我们负责安排。”

“好想你啊。”

三个人在电话里轮番说着。

“知道你很忙，但方便的话来露个面也行啊。”

回过神来时，聪已经约好要去了。是啊，好久不见，要不去露个脸吧。虽然觉得麻烦，但又很想念大家。聪绝不讨厌那些家伙。

“太好了，电话没白打。”三浦志穗这么说。

三浦志穗比聪小三岁，是聪上大四时加入的新社员，因此两个人几乎没在一起活动过。但聪还是记住了她，因为她可爱。她非常可爱，而且明显对聪有好感。

当时聪有交往的女友，同三浦志穗并没有发生过什么。但聪还没迟钝到注意不到异性的眼神，何况是自己感兴趣的那类异性。她还以过生日或圣诞为由送过礼物，毕业后依然持续了大约一年。

假如那天没有遇见琉璃子，自己跟志穗的关系恐怕和现在不一样了吧，聪曾经诚实地想过。

“哎呀，你说鸡蛋怎么做了吗？”琉璃子边走出卧室边问。

“……怎么都行。”

琉璃子顺从地回答“好”，去了厨房。

琉璃子今早也是六点起床，准确地说是五点五十分。她打开挂在厨房墙上的收音机，收听FEN六点的报时和接下来的新闻，还有音乐节目，这已经成了习惯。她喜欢做习惯了的事，因为既好懂又轻松。

琉璃子给阳台的盆栽浇水，悠然地冲了杯咖啡。平日里聪七点起床，周末会多睡一会儿，所以她有两三个小时独处的时间。她或者熨衣服、看书，或者擦锅、呆呆地看看窗外，偶尔也写写别人约的稿子。

今天是边熨衣服边看录像带，电影叫《恋爱的法则》。熨完衣服后看着录像带吃葡萄柚，然后吸了一支特醇万宝路。两个人说好一天不超过十根的话，可以吸烟。聪当然不会数，但琉璃子从没违反过约定。她觉得约定很重要，尤其是无所谓的约定。

“啊，是荷包蛋。”

聪洗完脸，清清爽爽地走过来，看见了盘子里的荷包蛋。

“开心啊。我刚才就想吃荷包蛋。”

奇怪，琉璃子想。奇怪，想吃的话刚才这么说多好。但她没说出来，

相反还莞尔一笑说：“太好了。”又补充道，“我们心有灵犀啊。”

展览颇受好评。上周和上上周，在南青山的一家小画廊展出了十九件新作。预定出售的十只泰迪熊，在最初的一周就售罄了。

“琉璃子，你的小熊表情都很坚毅。”

登美子一本正经地说，画廊的老板夫妇也交口称赞：“的确有种独特的感觉啊。”

不过，琉璃子往聪的杯子里倒着第二杯咖啡，一边想。不过，我最希望来看展览的人却没来。

“再来点酸奶吗？”

聪把目光落在报纸上，回答，不用了。

“水果呢？”

“不要。”

当然，琉璃子往自己白底上带着蓝贝壳图案的北欧马克杯里也斟满咖啡，又思索起来。当然，小熊纯属爱好，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。我知道聪对小熊不感兴趣。但不是出于对小熊，而是出于对我的情面或者爱情，兴趣或者姿态，来瞧一次不好吗？

文第一天就来了。

“毛绒玩偶好恐怖！”文粗略地看过后说道，又说，“不过一副盛况，很好啊——”

小姑子身穿及膝吊带裙和藏青色毛衣，外加红丝袜，这一身打扮很吸引眼球。

最后一天，说无论如何都想要娜娜的人来了。是个男的，似乎就是不久前打过电话的人。

“您是岩本琉璃子小姐吗？”

他看到琉璃子，走近问道，还从裤兜里掏出从杂志上撕下来的一页说，我在找这只小熊。这场景很像警匪片中的刑警寻找失踪者，

琉璃子觉得好笑。男人和小熊，这个组合看起来完全不搭。

“表参道的店我也去过了，但没找到一样的。”

琉璃子想，娜娜在我家啊。不过她没说，相反却问道：“您喜欢泰迪熊吗？”

不，男人说着笑了，稍稍侧了下头。他一笑，瘦削的双颊清晰地印上了竖纹。男人也许不到三十岁，头发中夹着几缕亮色的挑染。

“不是，不是我喜欢。”

男人拇指上戴着一枚银色戒指。

“我女朋友看中了，说无论如何都想要。”

他似乎很难启齿。

“你真体贴。”

可以啊，琉璃子干脆地答应。男人反倒很惊讶：“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啊，那只小熊叫娜娜。”

琉璃子相信，无论哪只小熊，待在渴求它的人身边才是最好的。

下午，琉璃子用樱花酒试着做了点心，给关在房间里沉迷电脑游戏的丈夫打手机。

“茶，您喝吗？”

“嗯，啊，那我喝。”

琉璃子沏了绿茶，和樱花慕斯一起端过去。这是个宁静的周六。

决定结婚的时候，琉璃子并非对聪爱得死去活来，聪一方更积极。从什么时候起立场逆转了呢？琉璃子觉得休息日锁上房门一个人打游戏，简直像个中学生，更深恶痛绝的是若没有这个中学生般的聪，自己现在什么都做不了。

“爱情？”聪喝了一口粉引^①茶杯里的绿茶，匪夷所思地反问。

^①一种从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白色陶器。